

40年前撤地建市，湖嘉花开二朵，华彩芬芳，各具生姿；40载中砥砺共进，嘉湖比学赶超，今连理巨树皆枝繁叶茂，劲挺参天。

湖嘉是兄弟，常来常往情深长，湖嘉亦对镜，互照互鉴耀春秋。在湖州嘉兴撤地建市40周年之际，今刊发两地作者“互看”之文，以志纪念。

——编者

## 湖城访踪三章

费志民

### “老教堂”记忆

今春那个周六下午，我自嘉兴抵湖，在湖城一酒店办完入住手续，便急切地出门了。从这里沿益民路往东不足一公里，便是我四十多年前就读的嘉兴师范专科学校原址。虽然学校早已迁走，但我还是想去寻访一番。

益民路旁的法国梧桐尚未长新叶，可仍透出几分当年的小文艺气息，像是在为我的湖城访踪之旅营造氛围。没走几分钟，我便望见了那个熟悉的丁字路口，路东的人民路就是学校原址。



“老教堂”

临街有一座西式建筑，我开始以为是新建的，走近抬头细看，不禁惊喜地叫出声来：“这不是‘老教堂’吗！”而且，我还认出了三楼的一个白色窗户，那正是我大一宿舍的视窗。

我疾步从人民路一个朝西的院门入内，“老教堂”正面突兀地闯入眼帘，仍是当年那副斑驳的模样，现在是湖州市第一人民医院的影像楼。

那时“老教堂”是学校北校区内的一座学生宿舍，其实它并非教堂，最初是一所教会学校。主楼高三层，坐北朝南，红墙黛瓦，带有文艺复兴古典风格。西面的主楼大门口有一个一米多高的平台，须从东西两边的台阶走上平台，方可进入楼内。大门拱券上方的三角形装饰框内嵌有代表建筑年份的“1905”字样。东面向后退进的楼前竖着块牌子，写着这里是湖州女校教学楼，中共一大代表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曾在此学习英语等内容。

原先，楼前空地上长着多株粗大的香樟树，树下的草坪上设有供休憩的条凳，如今变为了硬化道路和停车位，让人既念想又感怀。

我本想去主楼看看，可看到楼内人来人往，医疗器械遍布，刚跨进的脚步又缩了回来。

那时我们的宿舍在主楼三楼靠北，是间南北长、东西窄的不规则长方形大房间，住了十多人。房门朝南面的内走廊，东、北、西面各有一个窗户，东窗边低矮的坡屋是放置行李箱等大件物品的储藏室。

“老教堂”没有盥洗室，洗漱、打热水要出楼去西侧的公共水房，每天早晚大家忙碌地进进出出、跑上跑下，因地板和楼梯均为木质，加上年久失修，声音特别嘈杂。设施不全除了带来不便，偶尔还会引发纠纷。记得一个冬天的早上，有位室友在窗口倒洗脸水，淋到了楼下小天井内的一名学长，导致双方发生口角，后来那学长还冲上楼来讨说法，差点发生肢体冲突。



湖音桥

不过，“老教堂”也有亮点。方才在丁字路口看到的白色窗户是我们宿舍的视窗，那可是一个景观窗口。视窗正对着丁字路口，可以由近而远一眼望尽法国梧桐遮蔽的整条益民路。益民路的尽头是沿湖城西北蜿蜒而流的西苕溪，西苕溪西边不远处是仁皇山，每到傍晚时分，夕阳映照江水，又慢慢没入山顶，特别有诗情画意。楼内虽没有盥洗室，但楼梯转角处都有卫生间，设备还是那时不多见的抽水马桶，这也让我们感到意外和惊喜。

一年后，我和同学们搬进了新建的学生公寓，从此便很少去“老教堂”。

回到医院门口，我跟门卫师傅聊了几句，他略带歉意地说“没有其它老房子了”。其实，今天能看到保存完好的“老教堂”，我已很满足。不过我又想，如果能将它改造成博物馆、美术馆一类的设施，该多好！

### 城南旧事

红旗路与南街的丁字路口（现为十字路口），是湖州老城区的地理中心，也曾是嘉兴地区政治中心，北侧就是我刚参加工作时代待过的原地委大院。由这一中心点向南，南街如同中轴线般延伸至城南，直到环城南路。

周日早上，我仍由益民路出发，经人民路、

红旗路到达南街口，开始前往城南，寻访曾做三个月实习老师的湖州中学。那时从师专去湖州，我走的也是这样的路径，过了南街上的仪凤桥，向东翻过高高的潮音桥，由青年路右拐，就是湖中北校门。

我打算再翻一次潮音桥，可导航直接把我带到了潮音古桥东侧，通往东桥堍的青年路又是封闭的，只得继续往南。没走几步，莲花庄路对面出现一个大门，上书“湖州市行知中学”，问过门卫，这里果然就是原湖中北校门。

门卫师傅十分友善，听笔者说明来意后，告诉我校园里还有一座小礼堂是原湖中的老房子，并同意我进去看看。我沿林荫道往东，路北不远处有一座中式坡顶老平房，看过介绍得知，这座小礼堂建于1937年，现为湖州市历史建筑。印象中，这里原来是湖中的行政区，有好几座这样的房子，我们的实习生办公室会不会就在这座小礼堂里呢？

实习期间，我们实习组八名同学早出晚归，每天与既活泼可爱又顽皮娇情的少男少女们打交道，非常辛苦。同时，实习生活也充满了乐趣。

顾先生是我们的带队老师，天生一副刻板的表情，对我们要求很严格。起初，我们八人刚好是四对男女搭档各带一个班级，可临近实习时，顾先生把我们打乱，按男跟男、女跟女重新组合。我们当然无条件服从，可私下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嘀咕：顾先生不会是担心男女搭档会日久生情吧！因为那时，学校不允许学生谈恋爱。

其实，不管怎么搭档，我们八人始终是一个亲密和快乐的集体。

实习临近结束的一天晚上，我们在湖州某家饭店聚餐，借着酒力，一路大呼小叫、旁若无人地逛向人民公园。从公园出来，一行人又在北街看了部叫《城南旧事》的电影。看完电影，意犹未尽的我们继续往北，走上苕溪上长长、窄窄的城北大桥，吹着初夏的江风，肆意叫喊、朗诵、歌唱，感觉特别放松和惬意。

第二天上午我因有事没去湖中，下午独自走进湖中北校门，忽听到实习生办公室有琅琅的读书声传来。我疾步走近，朗读声越来越清晰，一遍遍重复着：“我们看海去！我们看海去！蓝色的海上飘着白的帆，金色的太阳照在船头。我们看海去！我们看海去！”原来，这天下午大家都没课，正齐声朗诵前一晚电影中的台词。我轻轻走进办公室，也加入到朗诵中，直到有同学发现了我，大家才一阵欢呼停下来。

此刻，小礼堂门窗紧闭，四周静谧无人，我仿佛仍能听到同学们的朗诵和欢笑声。

出北校门往西不远，是莲花庄路上的潮音新桥。倚栏北望，百米来处的三孔石拱桥便是潮音古桥，现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南街上的西桥堍仍可通行，站上似乎已没有以前高的古桥桥顶，我又望见了曾经湖中的北校门。

### 偶遇网红梅花

湖州有不少百年名店，多与小吃有关。记得那时，丁莲芳千张包子和周生记馄饨是我常去吃的，诸老大粽子和震远同酥糖我会趁假期带家人和亲友，不是吃食的王一品斋毛笔更适合作为礼物赠送家远的老师。

这两天，我边逛边看，填肚子靠的就是这些网红小吃，还尽可能去老店面，为的是多积累些访踪素材。周日午后回酒店的路上，我边回味边琢磨着写点湖城小吃今昔对比的文字，不料半路被一场偶遇的“梅花嘉年华”扰了思路。

由南街回酒店，我走的是更便捷的劳动路。途经红墙迤迤的镇佛寺，便进了山门。让我没想到的是，寺内异常热闹，数十名游客正围着大雄宝殿前的两株梅花树赏花、留影，其中不少是举着“长枪短炮”或操控无人机的摄影爱好者，差不多挤满了本不宽敞的寺院。

我，也爱梅花。这两株梅花树，都在大雄宝殿大门外西侧的墙前。它们的树干龙蟠虬结，树冠花木扶疏，颇具古意和气势；满树红色的花朵已然绽放，在黄墙黛瓦和红灯笼的映衬下明暗有致、绰约生姿；春风拂过，片片花瓣飘落到树下的水缸，随波荡漾，自有仙风；午后的明净日光将树影和花影投射到墙面，像一幅古朴而灵动的工笔画。

想着当月初，我去过嘉兴市郊的南梅村古梅园，那天才有少许梅花含苞半开，观赏性一般。可巧在村里的木工坊遇到一位与古梅园颇有交集和感情的老木匠，一番观察和交流下来，我写了篇《暗香浮动木工坊》的短文。今天不经意间，我又在湖城的古寺遇见了仙姿玉骨、禅意交织的网红梅花，真是与梅有缘啊！



“网红梅花”



西塘一景

余夫

### 西塘时光

我们是水路进入西塘的。

戊戌冬至后一日，天气转向晴好，暖阳穿过徽派建筑屋檐与丰子恺画图中的那种垂柳，刷刷而斜射，打在平静的秋水上，如气韵之清流，委婉而灵动。

下午2时许，船自西门而入。穿过一座座石桥，越来越接近码头，两岸的游廊、店铺多了起来。也看到了西塘身型的巧饰：房顶上，用老花窗遮掩空调；一些店面的门板，一条条下来置放于门前的长条坐凳肚子上。

赶上双休日，原本想定是熙熙攘攘，摩肩接踵一片，孰料此下，人稀稀松松，非常娴静，自在，若淡淡的桂香在空气中散逸。时间沉静了下来。同行的嘉兴文友说，这是周日的下午，游客大都返程了；热闹在晚上，多是年轻人。有道理的。也契合这样的总体感觉，多年古镇游、自驾游的高潮过去了，此下是一种退潮后的沙滩。优游，不急不躁，时光的宽阔潮水里，撒落着清趣、雅致之贝。

上岸后，有一搭没一搭地闲逛。所有的街巷、桥石上，不见任何垃圾；纵横的河面，偶见到一艘打捞船，师傅在船头东看看西瞧瞧，仿佛垃圾成了稀罕物件，拿掉兜里望装填着什么。“干净本身也会教育人、感染人的”，一路沉默的同行的方志专家冒出了一句。

吃过简单的晚餐，一众人走出“钱塘人家”，瞧见了东风夜放花千树那份仿佛的热烈。临河一排排灯笼，歌舞声中与水里的灯笼倒影相互映照，将寒凉的夜色鼓动，新潮靓妹俊男笑语喧哗，大珠小珠溅落入河。月光洒向了夜下古镇，立于穹拱石桥上你左右前后观望，醉眼里青灰如墨的几条游龙，仿佛从南宋陈容云龙图里跃出。而河上之月，更亮，更跳宕，并向两边浮开，停泊的船儿就成了梦幻之舟……

这冬色经浸的江南古镇之夜，古典之韵本已流淌千年，属平常风景，但因曾经诸多的集镇一味求“发展”而过度“旅游开发”，向“流行、时尚”看齐而至无谓，街巷、老屋被拆除，城镇肌理割裂、撕毁，西塘的元真才显得更加迷人。得益阮仪三先生的呼吁与保护，包括西塘在内的几座江南古镇，幸运得“原装老裱”以存，一如古玩店里那张墨的老画。当旅游业榨干了诗意，今日回望，冯骥才说西塘是一座“活”的古镇——小桥流水老人家，有原住民在，是多么的可贵、难得。同行老钱说，老镇，不只要有老房子老家具，还要有按照传统时令、习俗延续下来的“老法生活”，譬如进入冬日就可以自酿甜酒、自制腊肉了……“这才是真正的原生态啊”。西塘可谓此中代表。

脚边的河水仍在流，漫步中，思绪也一直在淌。

在西塘，月下可以吟嘉兴先贤水心的《从前慢》：“诗车，马，邮件都慢/一生只够爱一个人。”而这种体悟，只今昔的纵向、不同地区的横向其对比观照中，面目才更清晰。时代之“新”里，融着传统之“旧”；老街古壁之角，长出今岁的嫩芭蕉新竹枝……经过了循环轮回后，复甦的你我再次拿起镜头，摄取那街上早起的生煤炉，妇女们石沿下的洗衣洗菜，老人们在烟雨长廊下面喝茶听小曲……才更别有韵味真趣。

桥下流水，涓涓欢歌，西塘，在

诠释着另一份至味的“静水流深”。

### 乍浦探友散记

那日晨，受学友文忠之邀，挈妇将雏而去乍浦。甫上车，即雨落；3小时后抵乍浦，天已放晴。

与学友家小去平湖市区，进莫氏庄园。有介绍，莫氏庄园乃江南六大厅堂（莫氏庄园、网师园、采衣堂、卢宅、退思园、春在楼）之一，为清末平湖豪绅莫放梅于清光绪二十三年建起。

所见，车水马龙街道的另一侧，一排十数米长的马头墙高耸，将古今隔开。内，大小房间前后左右、楼上楼下皆相连，共计77间；园内，各藤萝植物、太湖石、门廊等构件奇绝。整座庄园占地阔大，主体结构为左中右3组、前后4进。梁檐构件雕刻精美，廊前挂落华丽多变，砖雕、壁画、脊塑等俯拾皆是，其间的3座花园，小巧玲珑、移天缩地。陈设上，红木、榉木老家具让人醉心，唯案上所展示瓷器皆仿品，触目扎眼。诸多廊柱为后上漆，想是为了保护？不足为怪也，但此乃惯常之景，颇为可惜。

再游平湖民俗风情馆，历历所见，皆年少生活所用之寻常物件。如此一集中、一归类，借一老房子展出，便也成市内一文景点。好！晚，于乍浦海湾一餐馆内把盏，



乍浦湾

诸多餐馆皆沿海湾、山坡而建。

远处的乍浦大港，起货平台上，吊机若海上石油钻井排架，起起落落。更远处为新启用之跨海大桥，乃世间之最长者，灯火点亮若珠串；近处，渔船聚集，一日牧海所得，售于湾内连绵之海鲜馆，“鲜灵活跳”——无论它们在宽阔汹涌的海里多么神气，舒展，欢畅，均被人类捕获，所谓“人是目的，万物是手段”，我们不会征得它们的同意，我们也不会关心一尾海虾的出生、恋爱，它的吐纳呼吸及至死亡，也不会询问一只海螺上岸后的感受、不会聆听它的心语和呐喊，我们只是在打着饱嗝走出宾馆、被咸湿的海风一阵吹拂后，或许才会稍微清点了一下自己心中尚存的那点假惺惺的怜悯，然后，酸溜溜地感谢一下大海的恩赐。

江枫渔火，是诗里的梦境？海波粼粼，漾动着彼此的心绪。

文忠与吾乃20年前山中同窗，虽

性格迥异、学习成绩有别，但却气息相投，情谊深厚。吾平生第一遭在某次考试时帮他作弊，被老师抓获后叹曰“不可理喻”，今逾不惑之年，携家小海边相聚，巡检往事，我们才彼此发现当初的自己是多么地“不可理喻”！文忠高中毕业后，在西吴山中一个电厂里“三班倒”，但在我大学期间来信最多，也最关心我的身体和学习。穷书生的我有次去山里亲戚家拐至其处，本就不富裕的他满脸煤灰从厂门出来，二话没说，抹了把脸，硬是拉我“上馆子去”。

晚餐后，走过渔网张罗的小渔街，新楼间，拐弯处见一老罩子灯，昏黄的光斜照着一片久闭的店铺，上有很多年前书写的“朝阳商店”字样。走出街头，见幢幢海鲜楼门前停满了上海等地牌照的轿车，咸腥的空气与酒香、海鲜之香飘散在一起。

街西，乃新建的广场，靠海处有新砌的砖墙。唯一旁天妃宫之炮台沉默着。借着夜色，手摸百多年前架设的3台大炮，历史的锈迹和着它沁脾的冰凉，直抵心间。文忠说，当年鸦片战争时，英国战舰本冲乍浦而来，被此间大炮轰沉了一艘后，惊惧中只得改道沿海北上，一路逼到京津。

此一刻，享乐而散漫的思绪再也无法梳理如下词语交错、排列组合而产生的含义：山里、海湾、现代跨海大桥、多年前的商店、中年、两个三口之家、奥运会的夜晚、私家车、海鲜饕餮群、谈情说爱的年轻人、鸦片战争、游艺广场边锈迹斑斑的大炮……一张夜色与冥想在时光中无序编织之渔网，宏阔抛撒而来。

第二日上午，游九龙山国家森林公园。登山、观海、看大桥。山北有猴园、藏獒饲养园，山顶有清末架设的巨炮，“江南制造局”图案、属款烙于炮身。于山南绕道而下，见有灯光照在山南麓海红亭，其内，竟有“《红楼梦》出海纪念碑”。亭子背青山、面大海，双顶六角。亭名和正面石柱上的楹联“梦从此处飞去，渡碧海青天，散落大千世界；石自那边袖来，幻痴儿女真情万劫不磨”，系由曾任中国红学会会长的冯其庸题写。矗立于亭子中央的“《红楼梦》出海纪念碑”，碑基设计为船形，碑名由启功题写，背面刻写的文字，叙述了《红楼梦》出海的经过。日本史载，乾隆五十

八年十月二十，有南京王开泰属下的“寅武号船”从乍浦启航，于十一月初六抵达长崎，在其所载67种图书中，有《红楼梦》9部18套。由此，《红楼梦》最早从乍浦走向了世界。

偷得浮生二日闲。乍浦小行，与学友说说、走走、停停，内人忙着小街购物，孩儿们对景观物指指点点，一切都是那么得安闲而内心轻松。蜻蜓点水、浮光掠影中，既无神游天地的逸思，也无仗剑而歌的豪情，呈出的是再典型不过的“凡人小聚”时代标本。岁月的海起起伏伏，孩子的欢笑抛入浪花，潮汐很快会吞卷我们留在滩涂的脚印。如说于吾等小文人有点什么感慨，便是不时会想起苏轼《记承天寺夜游》中所现的那种况味：“何夜无月？何处无竹柏？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。”当然，我们这是在白天游走，寻求苏轼境趣的未必只有我们这两个“闲人”。

何况，事实上我们并不闲，我们得为生活忙碌，为工作忙碌，为家人忙而快乐、苦痛着；或者，在为一点更远的所谓梦想选取中，我们必须义无反顾地勇往直前——其实，这也就是我们大多数的凡人，真实而高尚的“情怀”。

忙中榨取一点时光，讨得一斗俗世之福，岁月安好，于吾心，便足矣。

